

大师智慧书系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大师谈人生

曾雪梅◎编著

近距离感悟恒久流传的人类的智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智慧书系

大师谈人生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曾雪梅◎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谈人生 / 曾雪梅 编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4
(大师智慧书系)

ISBN 978-7-5387-3560-4

I. ①大... II. ①曾...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935号

出品人 陈 琛
选题策划 朱凤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 野
装帧设计 孙 偲
排版制作 徐俊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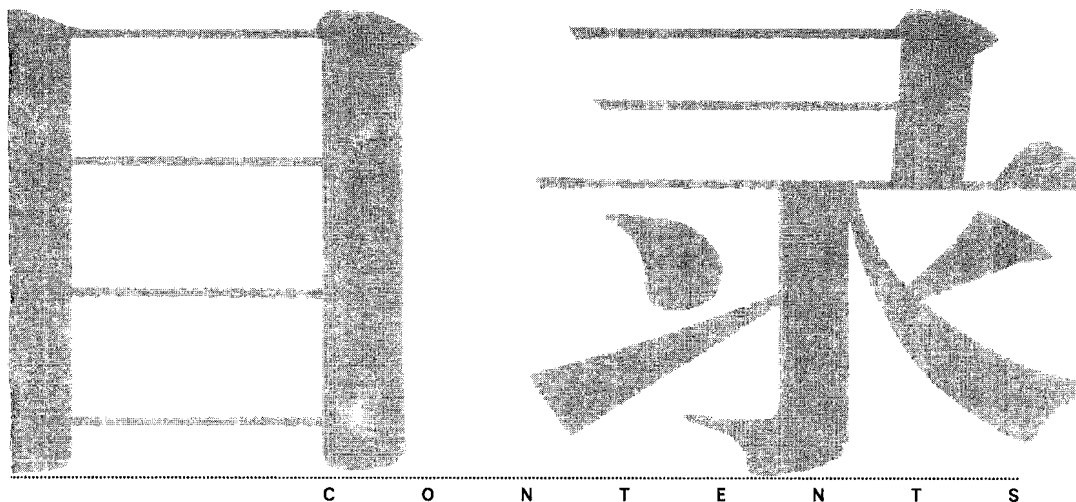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大师谈人生

曾雪梅 编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 × 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235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苏格拉底	我是一只牛虻 / 001
汉尼拔	战胜，或者死亡 / 005
蒙田	人生可笑又滑稽 / 009
	众师之师——人类的无知 / 012
	论父子情 / 013
培根	论权势 / 017
斯威夫特	关于扫帚柄的沉思 / 021
S·约翰逊	论懒散 / 023
休谟	优雅而快乐的人 / 027
杰弗逊	论天然贵族——致约翰·亚当斯 / 033
丹东	勇敢些，再勇敢些 / 037
席勒	欢乐颂 / 039
里克特	两条路 / 043

叔本华	人生的智慧 / 045
	健康 / 048
雪莱	人生是伟大的奇迹 / 051
卡莱尔	沉默 / 057
普希金	自由颂 / 059
霍桑	烦扰的心灵 / 063
安徒生	光荣的荆棘路 / 069
朗费罗	人生颂 / 073
梭罗	寂寞 / 075
屠格涅夫	玛莎 / 083
	基督 / 085
	咱们再较量一番! / 086
	我们还要战斗下去! / 086
	祈祷 / 087
罗斯金	两条道路 / 089
惠特曼	夜深人静之时 / 091
勃兰兑斯	人生 / 095
马拉美	秋 / 099
	心的颤动 / 100
尼采	孩子与结婚 / 103
	夜之歌 / 105
梅内尔	人生的节奏 / 109
莫泊桑	幸福 / 113
斯蒂文森	理想中的黄金国 / 119
	幻想 / 122

戴克	一撮黏土 / 125
兰波	闪电 / 129
弗洛伊德	升华——战胜命运的摆布 / 131
克罗瑟斯	人人想当别人 / 135
罗斯福	艰辛的人生 / 139
	奋斗不息的人生 / 140
契诃夫	生活是美好的（对企图自杀者进一言） / 143
泰戈尔	起名字 / 145
	文明的危机 / 148
	通往天堂的路 / 153
	春天的遐想 / 153
	人生旅途 / 156
梅特林克	论沉默 / 159
本森	变老 / 165
森鸥外	藏红花 / 175
桑塔亚那	英国人的性格 / 179
叶芝	驶向拜占庭（咏老年） / 183
罗兰	论创造 / 185
高尔基	道德教士 / 189
	人性必胜 / 199
	“站起来，死人们！” / 201
贝洛克	论贫穷 / 205
普鲁斯特	梦幻人生 / 209
阿罗宾诺	人：一种无常的存在 / 211
岛崎藤村	三位来客 / 215

罗素	论老之将至 / 219
毛姆	人生的意义 / 223
切斯特顿	躺在床上 / 227
	圣诞节礼物 / 230
里尔克	负重 / 233

如果那个人说：“是啊，可我是关心的呀！”我就不肯马上离开，也不让他走，向他提出问题，反复地盘问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无美德，却说他有，我就责备他把重要的事情看成不重要，把无价值的东西看成有价值。我要把这些话再三地向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说，不管他年轻年老，不管他是公民还是侨民，但是特别要对本邦的公民说，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要知道，我这样做是执行神的命令；我相信，我这样事神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好事。因此我不做别的事情，只是劝说大家，敦促大家，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告诉你们，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可以给人带来金钱，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其他一切好事。这就是我的教义。如果它败坏青年，那我就是坏人。如果有人说这不是我的教义，那他说的就不是真话。公民们！我对你们说，你们要知道，不管你们照不照安虞铎的话办，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是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的，虽万死而不变！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公民们，我要求过你们把话听完，请听我说下去。我还有一些话要说，你们听了也许会叫喊起来，可是我相信你们听了有好处，请不要叫喊。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杀了我，杀了我这样一个人，你们自己受到的损失会比我大。因为安虞铎也好，梅雪多也好，都不能损害我分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相信神的意旨决不让坏人害好人。我承认，他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放逐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他可以认为，别人也可以认为，这样做就大大地损害了我，可是我不那么想。我认为他现在要做的这件事——不公道地杀死一个人——只会更加严重地害了他自己。

公民们！我现在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要为自己辩护，而是为了你们，不让你们由于定我的罪而对神犯罪，错误地对待神赐给你们的恩典。你们如果杀了我，是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继承我的事业的。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朋友们，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我劝你们听我的话，让我活着。很可能你们很恼火，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虞铎的话，把这只

牛虻踩死。这样，你们以后就可以放心大睡了，除非是神关怀你们，再给你们派来另外一只牛虻。我说我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绝非虚语，你们可以想想：我这些年来不营私业，不顾饥寒，却为你们的幸福终日奔波，一个一个地访问你们，如父如兄地敦促你们关心你们——这难道是出于人的私意吗？如果我这样做是为了获利，如果我的劝勉得到了报酬，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别有用心。可是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出，连我的控告者们，尽管厚颜无耻，也不敢说我勒索过钱财，收受过报酬。那是毫无证据的，而我倒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我的话句句真实，那就是我的贫寒。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以私人身份劝告人们，干预别人的事情，而不敢参加你们的议会，向国家进忠告，这是有原因的。你们曾经听我在各种各样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的地点说过，有一种神物或灵机来到我的身上，这就是梅雷多诉状中讥笑的那个神。这是一种声音，我自幼就感到它的来临；它来的时候总是制止我去做打算要做的事情，但从来不命令我去干什么。就是这个灵机阻止了我从事政治活动；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同胞们，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请不要因为我说出了真相而生气，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绝不能担任公职。

汉尼拔

汉尼拔（前247—前183），迦太基军事统帅。

少时随父远征西班牙，26岁时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统帅，屡立战功。

※ 战胜，或者死亡

士兵们：

你们在考虑自己的命运时，如果能记住前不久在看到被我们征服的人溃败时的心情，那就好了；因为那不仅是一种壮观的场面，还可以说是你们的处境的某种写照。我不知道命运是否已给你们戴上了更沉重的锁链，使你们处于更紧迫的形势。你们在左面和右面都被大海封锁着，可用于逃遁的船只连一艘都没有。环

绕着你们的是波河，它比罗纳河更宽，水流更急；后面包围着你们的则有阿尔卑斯山，那是你们在未经战斗消耗、精力充沛时，历经艰辛才翻越过来的。

士兵们，你们已在这里同敌人初次交锋。你们必须战胜，否则便是死亡；命运使你们不得不投身战斗，它现在又站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战胜，你们就能得到即使从永生的众神那儿也不敢指望得到的最大报酬。我们只要依靠勇敢去收复敌人从我们先辈手里强夺去的西西里和萨迪尼亚，我们就会得到足够的补偿；罗马人通过多次胜利的战斗所取得和积聚起来的财富，连同这些财富的主人，都将属于你们。在众神的庇护下，赶快拿起武器去赢得这笔丰厚的报酬吧。

你们在荒凉的卢西塔尼亚和塞尔夫里维亚群山中追逐敌人有时已久，历经如许艰辛危难却一无所获；你们跋山涉水，转战数国，长途劳顿，现在是打响夺取丰富收获的战役，为你们的劳苦取得巨大报酬的时候了。这里命运允许你们结束辛苦的努力，这里她将赐予与你们的贡献相称的报酬。你们不要按照这场战争表面上的巨大规模，而担心难于取胜。敌对双方受藐视的一方往往坚持浴血抗争，而一些著名的国家和国王却常被人并不费力地征服。

因为，撇开罗马徒有其表的显赫名声，它还有什么可与你们相比的？默默地回顾你们20年来以勇敢和成功而著称的战绩吧，你们从赫拉克勒斯支柱，从大洋和世界最遥远的角落来到这里，一路上征服了高卢和西班牙的许多最凶悍的民族；如今你们将同一支缺乏经验的军队作战，它就在今年夏天曾被高卢人击败、征服和包围过，至今它的统帅还不熟悉他的军队，而军队也不知道它的统帅。要把我同他作一比较吗？我的父亲是最杰出的指挥官，我在他的营帐中出生、长大，我荡平了西班牙和高卢，我不仅征服了阿尔卑斯山诸国，还征服了阿尔卑斯山本身；而那个就任仅6个月的统帅是他的军队里的逃兵。如果把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军旗拿掉，我敢肯定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支军队的指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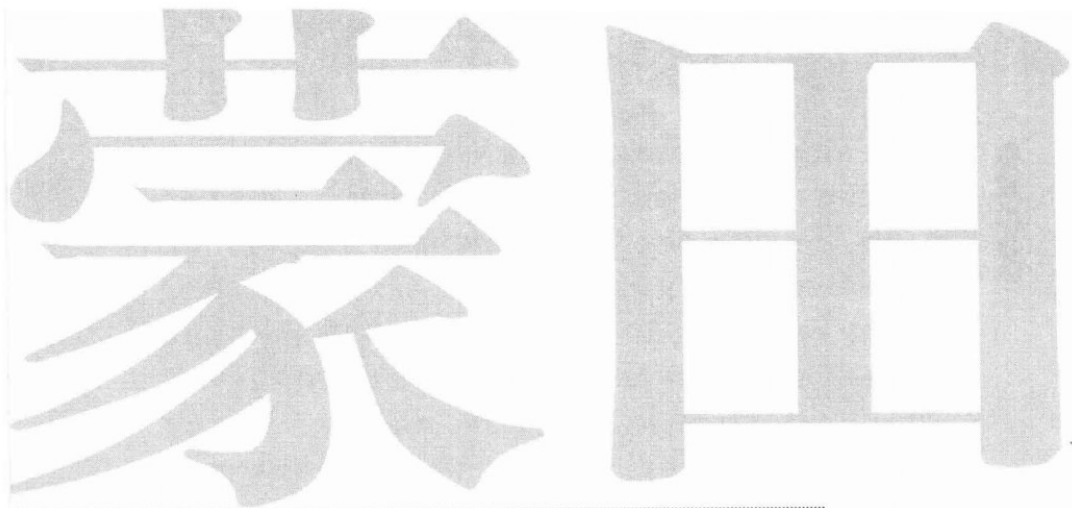
你们中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的累累战功，同样地，我作为你们英雄气概的目击者，能列举每一个人勇敢作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士兵们，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在成为你们的指挥官以前是你们大家的学生。我将率领曾千百次地受过我表彰和犒赏的士兵，阵容威武地阔步迎击那支官兵互不熟悉的军队。

不论我把眼光转向何处，我看到的都是斗志旺盛、精神饱满的士兵，一支由

各个最英勇的民族组成的久经战阵的步兵和骑兵；——你们，我们最可靠、最勇敢的盟军，你们，迦太基人，即将为你们的国家并出于最正义的忿恨而出征。我们是战争中的攻击者，高举仇恨的旗帜进入意大利，将以远远超出敌方的胆量和勇气发起进攻，因为攻击者的信心和骁勇总是大于防卫者。此外，我们所受的痛苦、损伤和侮辱燃烧着我们的心：他们首先要求我、我们的领袖，其次要求曾围攻过萨贡塔姆的你们大家去惩罚敌人；如果我们畏缩怯战，他们将使我们受到最严厉的折磨。

那个最为残暴、狂妄的民族认为，一切都应归它所有，听它摆布；应当由它决定我们该同谁交战、同谁媾和；它划定界限，以我们不得逾越的山脉河流把我们封锁起来，而它却不遵守自己规定的界限。它还说，不得越过伊比利亚半岛，不得干预萨贡廷人；萨贡塔姆在伊比利亚半岛，你们不得朝任何方向跨出一步！拿走我们最古老的省份——西西里和萨迪尼亚是件小事吗？你们还要拿走西班牙吗？让我从那里撤走，以便你们横渡大海进入阿非利加吗？

我说他们要横渡大海，是不是？他们已经派出本年度的两位执政官，一个派往阿非利加，一个派往西班牙。除了我们用武器保住的地方外，他们什么地方都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后路的人可能成为懦夫，他们可以通过安全的道路逃跑，回到自己的国土家园请求收容。但你们必须勇敢无畏。你们在胜利和覆灭之间绝无回旋余地，或者战胜，或者死亡。如果命运未卜，与其死于逃亡，毋宁死于沙场。如果这就是你们大家确定不变的决心，我再说一遍，你们就已经战胜了；这是永生的众神在人们夺取胜利时所赐予的最有力地鼓励。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波尔多的富商出身。

曾任15年的文官。游历过许多地方，随想随记，终出版《随笔集》，成为经典之作。

※ 人生可笑又滑稽

判断是应付一切问题的工具，而且无处不在使用。正因为如此，在我所写的随笔中，一有机会我就用上它。即使是不熟悉的问题，我也要拿它来试试，像趟水过河似的远远地趟出去。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太深了，以我的个头趟不成，那我就到岸上去呆着。承认过不去，这是判断的一大成功，甚至是它最为得意的成功。有时候，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要试试，看看它能不能使问题具体

化，使之充实有据。有时候，我用它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它发现不了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因为路子是现成的，它只能踏着别人的足迹走。这时，它所做的就是选择它所认为的最好的路；在千百条路中，说出这条或那条路选得最合适。我是遇到什么命题就抓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不错的。不过，我从来不算打算将它们完整地写出来，因为根本见不到全貌。有人答应我们让我们见到全貌，可他们并不兑现。每件事情都有方方面面，有时我只是抓住一面舔一舔，有时只是找出一面摸一摸，有时则要一直夹到骨头上。我往里扎一扎，不是尽量扎得宽，而是尽量扎得深。我常常喜欢抓住命题的某个未曾探讨的方面。如果某个方面我还不熟悉，我就斗胆地深入探讨下去。我在这儿写上一句话，又在那儿涂上另一句，算是从各个部分上零零散散地采取的样品，并不打算作什么，也不许诺作什么。我不一定要对这些写上的东西负责，也不会因为觉得不错就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东西。我还会觉得有疑问，没把握，仍然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一无所知。

人一活动就会暴露自己。恺撒的内心，不但在组织指挥法萨罗战役时看得出来，而且在安排休闲和娱乐时也看得出来，看一匹马不仅要它在驯马场上的操练，还要看它慢慢行走，甚至要看它在厩内的休息。

人的心灵活动，有的是不太高尚的。看不到这个方面，就不算对人心有彻底的认识。在它平平静静的时候，也许看得清楚得多。感情冲动的时候，它往往显得很高尚。另外，每遇一件事，它就会整个儿扑上去，全力以赴，决不会同时处理两件事。而且，不是根据事情本身，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如果就事论事，世间事情也许都有各自的标准和特点；但在我们的心里，人心就会按自己的意愿将这些标准、特点任意修凿。死亡对西塞罗来说是可怕的，对加图来说是自己希望的，对苏格拉底来说是无所谓的。健康、良心、威望、知识、财富、美丽等，以及与之相反的东西，在进入心灵的时候要剥去衣服，换上心灵给予的新衣，染上心灵喜欢的色彩：褐的、绿的、淡的、暗的、刺眼的、顺眼的、深的、浅的，以及它们各自喜欢的；它们没有一起共同对照它们的风格、标准和形态：每一种单列出来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找事物的外部品质作借口了；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的好与坏取决于我们自己。要烧香许愿就许给自

己，而不要祈求命运：命运对我们的品行无能为力。恰恰相反，我们的品行会影响命运，给它打上自己的印记。我干吗不能评评那个在吃饭时聊着天，胡吃海喝的亚历山大呢？干吗不看看在他下棋时这愚蠢幼稚的娱乐触动和拨弄的是他脑子里的哪根弦呢（我讨厌下棋，因为它算不上娱乐，玩起来过分严肃，把可以用来干正事的精力用到这上面不好意思）？他在组织他那光荣的印度远征时也没有这么忙过；另一位亚历山大在解析一段与人类永福有关的圣经时，也没有这么忙过。你们看，人的心里把这种可笑的娱乐看得多么重要；不是全力以赴了吗？在这件事上它多么慷慨地给每人以直接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可能！在任何别的情况下，我都不可能更加全面地看待和审视我自己。在这件事上，什么样的感情不在折磨人呢？愤怒、怨气、仇恨、急躁，以及（在最有理由接受失败的事情上的）强烈的求胜心。看重荣誉的人不应在区区小事上展现自己的旷世奇才。在这个例子上我所说的话，对别的事情同样适用：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展示人，表现人。

德摩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是两位哲学家。第一位觉得人生无聊又可笑，所以公开露面时脸上总是挂着讥讽和笑容；赫拉克利特觉得人生可悲又可怜，所以总是愁眉不展，两眼充满泪水。抬脚出门一位笑盈盈，另外一位则哭兮兮。——尤维纳利斯。

我更喜欢第一种情绪，倒不是因为笑比哭招人喜欢，而是因为它更加愤世嫉俗，对人的申讨更厉害。我看，按照我们的功罪，我们受到的蔑视还远远不够。我们对一件事情表示遗憾，在遗憾和惋惜中却夹杂几分欣赏；我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却又觉得无限珍贵。我认为，与其说我们不走运不如说我们很虚荣；与其说我们狡猾，不如说我们愚蠢；与其说我们非常辛苦，不如说我们非常无用；与其说我们可怜，不如说我们可耻。因此，滚着他的木桶独自闲逛，对亚历山大大帝嗤之以鼻，将我们视为苍蝇或充气的尿泡的那个第欧根尼，依我看要比那位号称世人的仇敌的蒂蒙的看法更加尖酸、刻薄，因而也更正确。因为，人之所恨会常挂心头。后一位盼我们倒霉，一心希望我们完蛋，避免同我们交往，认为那是与恶人为伍，是危险的，是堕落。另一位对我们不屑一顾，所以同我们接触既扰乱不了他，也带不坏他。他丢下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屑同我们交往；他认为